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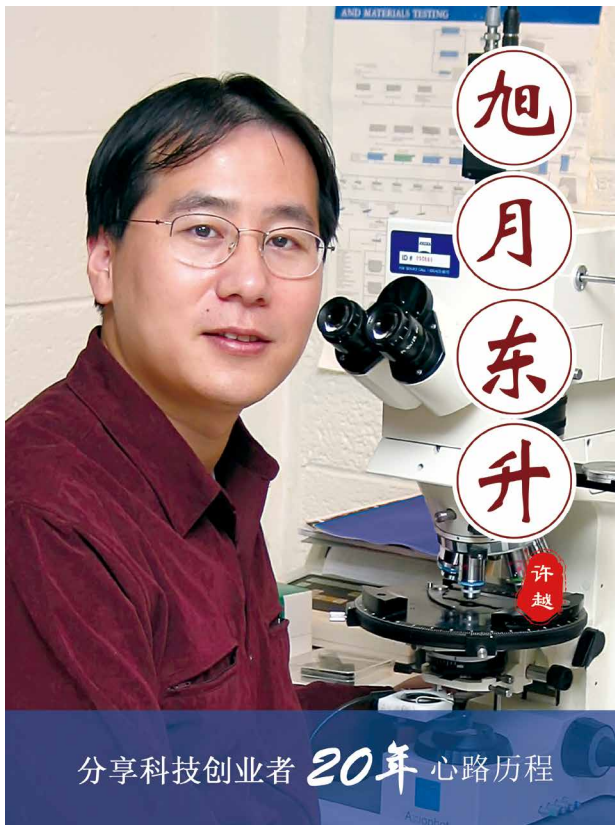


测样咨询

附录 6：旭月东升

编者按：

一棵参天大树也必须以一粒种子的萌发开始。《旭月东升》从非损伤微测技术的发明人，许越教授的个人经历为视角，与您分享一个科技创业者 20 年的心路历程。也是借助《NMT 通讯》这个科普平台向读者讲述 NMT 从诞生到发展壮大的鲜活故事。首先我们从本期连载的是《旭月东升》三部曲的第一部分 < 鏖战美国 >。



分享科技创业者 20 年心路历程

作者简介

许越，非损伤微测技术发明人，活体功能组学创始人，科技成果转化实践者，国际科学合作倡导者，前美国航空航天局高级研究员，美国扬格公司 (YoungerUSA, LLC) 总裁，旭月（北京）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兼 CEO，中关村旭月非损伤微测技术产业联盟理事长，国际 NMT 联盟发起人兼执行董事。2001 年创建美国扬格公司 (YoungerUSA, LLC)。2004 年在国内研究生时期导师中科院匡廷云院士，以及杨福愉院士和北京大学林克椿教授等老一辈科学家感召下，于 2005 年辞去美国航空航天局高级研究员职位，回国创建旭月（北京）科技有限公司，将美国 MBL 科学家 Lionel Jaffe 的振荡电极概念引入国内，在政府科技部门“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政策引领和创业初期资金支持下，带领旭月团队，与全国 2000 多位科研工作者一道，经过 2001 到 2022，二十多年的不懈奋斗和专心钻研，锻造出了具有中国人自主知识产权的非损伤微测技术 (NMT) 及其系列应用设备。在完成 NMT 在科研领域的商业化、产业化的进程中，帮助国内外学者将 NMT 成功应用到了中文核心文章 146 篇，SCI 文章 502 篇，其中在顶级期刊，如 CELL、NATURE、SCIENCE 等文章 19 篇，总影响因子 2123，NMT 科研设备于 2020 年远销欧洲瑞士苏黎世大学，完成了从技术上跟跑到领跑的跨越。近十年来，逐步开启了 NMT 在医疗、健康、环境、食品、抗疫防疫、新材料、新能源、现代农业等民生领域的成果转化进程，并取得可喜进展，因此 2021 年 6 月通过了科技部认定机构的国际领先水平评审，在此基础上 2022 年发起成立“国际 NMT 联盟”，将中国 NMT 团队打造成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非损伤微测技术创新力量。

分享科技创业者20年心路历程

第三章

旭月东升

Jet, Jack, Jeff

许越·著

三部曲

之一

鏖战美国

目 录

前 言
第一章 “幸运”与“不幸”
第二章 “任性”的代价
第三章 Jet, Jack, Jeff
第四章 初尝竞争滋味
第五章 泪醒安城
第六章 从被拒到谢绝
第七章 No Trust! No Sorry! (勿轻信! 无憾事!)
第八章 自豪与尊严
第九章 初识NMT (非损伤微测技术)
第十章 结识NMT奠基人: Lionel Jaffe
第十一章 创立美国扬格
第十二章 服务NASA (航空航天局)
第十三章 匡廷云院士
第十四章 旭月诞生

“Can you show me your student ID please?” (请出示你的学生证?)

我正像往常一样回研究生宿舍, 大厅里值班的同学问道。

我自然地伸下右手到裤兜里去掏钱包。

“嗯?! ” 没有, 左兜, 没有! 书包里? 没有!

正当我开始冒汗, 努力搜寻记忆中有用的线索时, 大厅一侧的值班室里出来另一个当班的学生, 手里拿着一个纸条。

“Are you Y...u...e... (玉), X...u... (书)?”

美国人发汉语的三声和四声是非常困难的, 而我的名字又有一个三声一个四声。所以, 他们会试着先按字母读一下, 然后再试着拼读出来, 这自然会和应有的发音差别很大。但我不会计较, 并为他们的努力所感动, 总会点头称是。

原来他手里拿的纸条是有人给我们宿舍打电话, 说捡到了一个钱包, 里面有我的研究生ID (证), 纸条上还有那个人的电话。

“I am Yue-Xu, have you got my wallet?” (我是许越, 您捡到我的钱包了吗?)

“Can you spell it?” (您能拼一下你的名字吗?) 电话那边一位男性长者的声音, “you can pick it up now if you want.” (如果你愿意, 你就可以来拿。)

红润的面庞, 银丝般闪亮的头发, 天蓝色衬衫配着一条深色领带, 他的办公室很宽敞, 还有秘书。他核实了我的信息后把钱包还给了我, 还送我到了大楼外。这些细节我至今仍记忆犹新。



遗憾的是当时急着去上课，我没有记住他的名字（刚到美国，说老实话，我记他们的名字也费劲儿），我想他肯定也没能记住我的，那个他们更难以拼读的名字！

“Hi, Yue(玉), Hi.....Peter wants to see you in his office now, Hi Yue (玉)……”（嗨，越，嗨.....Peter要你现在去他的办公室，嗨，越.....）。来自墨西哥的 Luis Vidali，在实验台的对面冲着我和另外两个做实验的研究生反复的喊道，而且声音越来越高，试图压过我们身后几个-80度冰箱的嗡鸣声。有可能当时我太专心地做着自己的实验了，加上Luis 口中嚷嚷的 Yue（玉）跟我的名字差得也有些距离。直到 Luis 绕过宽大的实验台，走到我身后，拍了拍我的肩膀，我才意识到他是在对我说话。难道我的名字这么难读吗？

暑期将至，作为留学生，我的身份在美国是允许在校内外打工的。首选的自然是校内实验室的研究工作，既有利于促进自身科研的能力，又能养家糊口，一举两得。

所以，我就挨着能想到的实验室一个个地跑。但是，这些实验室要么说我找的时间太晚了，要么就以其它借口委婉地拒绝了。后来我从其它渠道了解到，因为我是Peter招来的学生，如果我不在Peter实验室干活，碍于Peter的地位和影响力，其他老师是不会或者不敢留我在他们实验室工作的。

联想到当今美国对中国的电子芯片科技封锁，荷兰日本必须跟进对中国禁售光刻机和相关化学制剂，不也是迫于美国的影响力和压力吗？

然而，这段痛苦的经历却让我日后创立美国扬格公司和北京旭月公司时受益匪浅！一方面，靠自己的硬实力占领该领域技术制高点，另一方面，预先做好防范技术封锁的相关措施。还有就是敢于出手、敢于斗争！（细节见《旭月东升·再读中国》）

那么校外工作如何？

在校外找工作的一个必要条件就是要有自己的汽车。由于我刚到美国，那时又不像现在的留学生那么富裕，所以很快也就打消了这个念头。

此时，和我乘同一架飞机到美国的朋友（他后来回中国农大当了教授）跟我说学校餐厅还是机会蛮多的，建议我可以去试试。

接待我的是一位身材瘦小但显得非常精干的黑人女士，Marie。得知我的来意后，Marie半信半疑的问我：

“Are you sure you want this job?”（你确定你要做这份工作吗？）

后来我才明白她为什么问我这个问题。

因为在这里工作的大部分是家境不是很好的本科生，极少有研究生在这种拿州里最低工资的餐厅打暑期工，但这就是我‘任性’的代价吧？！再说，当时满脑子都是下个月的房租、饭钱从何而来？！根本没有注意到这些。

另一方面，Marie肯定是想我肯定在这里干不长。因为也的确，我的美国老板到餐厅来找过我。现在我明白了，他让我去美国的价值，在他实验室工作肯定要大于在学校餐厅！

“I can give you a few hours to start to see how it goes.”（我可以给你几个小时，先试试吧。）Marie最终还是善良地给了我机会。

多年以后，我还特意回到Umass看望了一下这位好心的Marie女士和稍后提到的Rich两位黑人主管，并送给他们从中国带的礼物。

“Thank you so much!”（非常感谢！）

我当时的兴奋劲儿不亚于在足球场上进了一个球的感觉。

第二天，我按时来到学校餐厅上班，Marie先在办公室教我如何用打卡机，而后领着我到了后面的厨房里，来到一个身材魁梧的黑人男士面前。

“Rich, this is your new people, this is ...what’s your name again?” (Rich, 这是你新来的人, 再说一遍你的名字是?)

这次Marie已不再尝试说我的名字了, 我向Rich自报完名字, 她转身就回办公室去了。

Rich什么都没有说, 似乎根本也不想尝试着念我的名字, 径直带着我来到厨房的最里面, 在两台巨大的蒸汽洗碗机前停了下来。

“Like everyone here, you start with washing dishes.” (跟这里所有人一样, 你也从洗碗开始吧。) 说完转身就走了。

面对着两大池子堆得像小山一样的盘盘碟碟, 在北京养尊处优惯了的我, 似乎根本没有时间去想什么了, 满脑子就是下个月的房租和吃饭算是有了着落。于是撸起袖子就干了起来。

感谢奶奶在我小时候对我严格的洗刷碗训练, 虽然在美国用机器, 但是里外正反, 几角旮旯如何照顾到还是蛮在行的。所以2-3个星期后的一天 Rich 把我领到两个电子油锅前说道:

“You can make French fries now.” (你现在可以炸薯条了。)

French Fries 就是现在国内麦当劳的炸薯条, 不过美国大学餐厅里的炸薯条, 比国内的要粗大一些, 因热量较高, 很受学生们的欢迎。

哈!我又像是在球场上进了一个球一样高兴。

因为在美国厨房里, 这是一种认可和提拔。

对于中国人来讲, 炸薯条比起咱们做的饭不是太小儿科了嘛。所以从我开始接手炸薯条以后, 把从冷库里拿出来硬邦邦的薯条先化冻一段时间, 到薯条出锅的时间稍稍提前一点儿防止后熟变硬等细节稍作改进, 餐厅的薯条销量比过去翻了一倍, Marie 一天还过来满意地拍了拍我的后背, 竖了竖大拇指说道: “Well done, Yue (玉)。” (干的不错, 越。)

但也有一个小问题, 就是炸薯条必须总是新鲜热的才好吃, 而炸薯条的两台机器距离销售前台有一定距离, 还隔着很多厨房的其它机器, 加上声音嘈杂, 所以前台的人要想告诉我上薯条时, 他们得大声喊, 而他们喊的无外乎是, “Yue (玉) Xu (书)”, 或者就干脆是 “Fries!”。(薯条!)

此时, 我不禁打趣地想到父母给的名字很重要, 不能让别人随便就给改了 (尽管我很感谢他们努力尝试着发出准确的读音), 更不能让别人有点儿不礼貌地只管我叫“薯条”吧? 联想起同实验室的同事由于名字问题, 和我交流的障碍与不便, 我开始明白为什么到美国拍电影的李连杰和成龙他们给自己起了英文名字叫 “Jet” 和 “Jack” 了。那么我也入乡随俗起个英文名字好了, 就选个 “Jeff (杰夫)” 吧。





测样咨询

当美国朋友好奇地问我为什么选“Jeff”作为我的英文名字时，我是这样给他们解释的。“Jeff（杰夫）”的中文意思就是：“An outstanding successful man!”（一个优秀成功的男人）

当遇到更好奇的问怎么写的时候，我就给他们讲‘杰’字的‘人’‘大’‘木’‘树’等汉字的演绎和联想，四个点儿代表一个人的‘健康’‘事业’‘爱情’‘财富’等等自己臆想和猜测。这时的美国人都会竖起大拇指，对中国文字的有趣和深奥表示钦佩。

现在，前台的人就必须说：“Jeff! More fries please!”（杰夫，请再来些薯条！）